

當雅各說「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時，他的意思是信心會生出行為。這句話我們應該牢記在心，因為我們通常只滿足於說「主啊！我信」。可是信神意味著要有神的作為。信心使我們進入神的寶庫，使基督測不透的豐富成為我的產業。

畢竟，我們禱告若得不到回應，禱告與我有何益處？得回應乃是禱告的目的。這也是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禱告的態度——要恆切。禱告若不恆切，仇敵魔鬼會讓我們得勝的果實都溜走。

那位來到法官面前伸冤，纏磨直到他的對頭遭報才罷休的寡婦，正是給我們一個榜樣，告訴我們應該永不放棄，直到得勝為止（見路十八）。耶穌說，全能神如

信心與行為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何自己是確定的，祂對禱告的回應也同樣是絕對確定的。這應該在我們心中生出信心。

可是我們所作的，不像那位寡婦。我們太快就放棄了。我們疲乏了。耶穌知道要我們疲乏的試探會是非常大，大到我們難以承受，全能神並不因為我們受試探疲乏而斥責，卻會因我們沒有恆切等候主為我們伸冤而斥責。「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他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

這應該是我們信心的磐石根基。我應該說「我不要放棄。全能神知道我的試探，祂不會讓我受試探超過我所能受的。」可是因為我們搖擺不定，我們的痛苦延長了；我們給魔鬼留了地步。

在亞伯拉罕的例子中，他的信心隨著試探增長。試驗持續的時間愈長，他的信心愈發增長。他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更加持定神的應許。仇敵對他的攻擊愈猛烈，他愈深信神所應許的也必作成。神為何應許？因為神堅持要在地上彰顯祂榮耀的大能。而祂在亞伯拉罕身上知道祂得著了一個不會放棄的人。

耶穌今天也需要一批不會放棄的人。他給我們又大又寶貴的應許，又藉著神使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升到天上、坐在神右邊，顯出這應許是確實的。這應許的目的還是一樣——要在地上彰顯祂榮耀的大能。

布魯克長老在約六十五歲時，覺得自己已經「筋疲力竭」、「快不行了」、可以準備「就木」了。那時神對他說話，大意是「不，你還沒有。你沒有什麼大病，可是你害怕的心很容易讓魔鬼給你一種不信的靈。不要放棄而讓自己老去。正當你覺

得不舒服的時候，要奉耶穌的名、靠他的能力行事，基督會彰顯他的生命。」

他相信主的話，並且順服，所以這事之後他又活了三十多年。在他後面這幾年日，他的服事是他一生中帶出最多果效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屈服於他們的感覺和害怕，而他們的不信使仇敵有機會作工。魔鬼喜歡我們這樣。不信使我們的心房開了扇後門，魔鬼就總是趁這機會溜進來，把神的珍寶偷走。基督測不透的豐富正等人來得，而我們有何等的特權可以拿著信德的藤牌，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信心就是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祂必能成全。這就是信心。這信心從何而來？不是從看環境而來。不信才是從看環境來的。信心是從看神的話而來：神必不叫我們受試探於過所能受的，可是我必須把神的真確、神的信實放在我心裡。得勝是給那些相信神是信實、又不畏邪惡的人。有時得勝就是在於站住並思想「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神是真實的。祂的話永遠安定在天。」這應該使我的信心堅固。

我常常想到從前有一次神呼召我去南布魯克林區，為一位十五歲的小女孩禱告。那時醫院宣告她的病無藥可醫，要她出院回家（她母親告訴我，她們家已有五個人死於這種痛苦的疾病）。醫生也束手無策。我進病房時醫生正穿上衣服要走，之前她剛告訴病人的母親這病沒有指望。女孩高聲尖叫，母親歇斯底里。我到母親面前，她正坐在搖椅上大哭。那時聖靈開始在我裡面笑。這真是奇怪！可是我笑著，並且說「你要知道，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現在神說什麼，我們就作什麼。醫生已經盡

力了。」於是我們為那女孩禱告，然後就離開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探訪她，女孩遇到我，她已經完全得醫治了。她們告訴我，昨晚我一走她們就睡著了。那位母親說她從晚上七點睡到早上七點，那個月她頭一次睡得這麼好。下個主日她們都來到教會，並且為此作見證。

人是否來到盡頭，這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具有實質的信心。耶穌告訴我們何為信心——從天而降，帶有生命的種子。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祂藉著祂自己洗淨我們的罪——容我們再說：又背負我們的疾病，祂就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右邊，從此等候仇敵作祂的腳凳。

耶穌坐下的這個事實，顯示出祂已經得勝。工作已經完成。現在祂正等待將一切仇敵放在祂腳下，可是祂需要你和我。我們是跟隨祂的。可是我如果沒有行為，怎樣證明我對祂有信心？怎樣證明我在跟隨祂？上帝呼召我們進入這場爭戰，真是何等奇妙。這是一場信心的爭戰。肉體是不會喜歡這樣的。當然不會的。我們會因此認識仇敵。而這正是神的用意——要人在實戰中與魔鬼交手，那些在個人的爭戰中得勝的，才能夠帶來最後的勝利。

如果我打了一場信心的美仗，得勝是絕對確定的。可是這是一場爭戰。不過信心總是得勝的，因為這不是對某樣東西、某個機構的信心，而是對那位坐在神寶座右邊，等候仇敵作他腳凳者的信心。今天試探我的仇敵是祂的仇敵，而神為我預備的得勝是祂的得勝。而我們每位都是被呼召要被祂帶領，勝了又勝。這就是大衛所

宣告的「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其他人無疑已在禱告中抵擋歌利亞，可能他們也已用各樣的詛咒向他叫囂，但這沒有帶出任何果效。可是在大衛心裡有些東西和別人不一樣；他有信心。信心是實底。這就是為何我應該沈潛在神的話語裡，而不是注視我的症狀、我的試驗、我的試驗——儘管這些試驗可能的確極重——乃是要操練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當我沈潛在神的話語時，當我把神的話放到心裡時，神的話勢必要發芽結果。

當歌利亞最後終於來迎戰大衛時，指著自己的神詛咒大衛，大衛知道他只能向前，沒有後路。他怎麼作？他沒有膝蓋打顫。他沒有臉色發青。他拿起機弦和石子，跑去迎戰巨人。他迎戰敵人是用跑的，因為他知道敵人必然落敗。

我們再提一次路加福音十八章中那奇妙的比喻——這比喻現在應該特別能進入我們心裡了，因為我們已經來到神計畫中必定應驗的那一步——「人子來的時候」。祂要再來，賞賜在祂，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我不能為神成就任何在人前顯赫的事，可是如果我是屬於那些雖在世上貧窮，卻在信上富足的一群，我可以在行為上富足——因為耶穌基督已賜給我及極大又寶貴的應許。祂賜給我那「測不透的豐富」。不是一點點而已！不是偶爾一次小得勝！不是從苦難中稍得釋放，而是在一切的仇敵面前徹底完好。完全健康。完全得勝，得勝罪，得勝仇敵一切捆綁。

只是我們不信神，否則我們永遠不會放棄。但我們不必放棄，我們的堅持會使我們的信心大大得勝，大有榮耀。

得勝是必然的。得勝已在加略山上作成。這事已完成了。問題是：我是否要打一場信心的美仗？我是否要作耶穌基督真實的精兵？讓我們起來，戴上神所賜的全副軍裝，讓神加力量給我們，用祂的能力覆蔽我們的軟弱和疲乏之處吧。

祈禱的能力

高老牧師

(Roy M. Gray)

第十一章 等候神

我們現在明白：上帝因著向我們極深的愛和極度地渴望我們能分享祂自己的生命，便將這件偉大的事工——與祂一起征服人類的仇敵——擺在我們面前。這個仇敵必須從我們個人的生活中被征服，如同牠從我們周圍人群的生活被征服一樣。這項工作在加略山已經完成，在那裡，仇敵已被驅逐，牠毀壞的作為已被結束……——為著所有願意根據聖經而要它是如此的人。但是，它仍然必須在每一個生活裡被作成，而禱告，就是一個讓上帝能透過其做工的管道。

因而，在禱告中，我們把自己交在神手裡，讓祂把「十架上已為我們成就的」做在我們裡面。若無一個明確的決定——獻上自己來禱告、並更多多地禱告，我們就只能膚淺地領會、部分地享用耶穌寶血的功效了。這場戰役早已一次且永遠地打贏了，但它仍然還必須在每一個生活中，藉著信和禱告來贏得。此即為何我們必須

下定決心，以禱告作我們最主要職責的原因。它能在我們的生活中產生神蹟，並使我們成為神手中有力的器皿。

我們恆久忍耐是在禱告裡。請思想亞伯拉罕。「這樣，亞伯拉罕既恆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來六15）這點對我們大家都同樣是真確的。惟有在規律的、每日、每時恆忍的禱告中，我們於信心中成長，並持定這些應許，接受它們作為我們自己的，上帝的國就這樣在地上開展了。

我們爭戰的對象並非屬血氣的，也不是君王。我們的仇敵在空中，必須藉屬天的武器來擊潰。一位禱告的基督徒是黑暗權勢的剋星——一位征服牠們權勢的勇士——為愁苦的世間帶來生命和光。所以，我們為何不獻身於禱告呢？是魔鬼的詭計使我們太忙，使我們認為那只是很少數的人才這樣禱告。牠用此來欺哄人，我們若信牠的謊言就是容許牠一直握著對人的轄制。

你需要忍耐

最後，我們還必須討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題目。事實上，它正是禱告的核心，也是根基。若缺了它，我們便無法成為這門最偉大藝術的佼佼者。它就是「等候神」。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六十二1，5）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三）。

在列王記下六章三十三節，我們看見有一個王的使者問以利沙說：「：我還應該再等候主嗎？」詩人大衛祈禱說：「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終日等候你。」（詩二十五3，5）還有在詩篇二十七篇：「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祂必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14）。

這同樣的思想一直出現在詩篇和聖經其他的各卷書中。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既然等這個字是大家都可理解的，那應該是很容易界定的了。韋氏字典告訴我們，它是源自古老的法文，其意為「去守望，注意。」在我們的說法裡，是有以下的意思：「在期待中停留或休息；停下來或靜止的直到某人或某件事來臨；在忍耐中安息。」。

在祂面前安息

在那神聖的禱告之處，就是人遇見神的地方，我們必須付一切的代價去學習：在祂！這位偉大的創造者和救贖主的面前肅靜。我們必須學習安息在祂面前，好讓祂可以為我們做事。這裡我們又再度碰到「時間」這件事，它是禱告中最主要的元素。一個人沒有辦法好好地等，除非他已經決定就是留在那兒，一直到他所等的人來了，或他所等的事發生了才罷休。「等」全在乎另外那個人，他的行動和稱許決定了等的過程。然而關於那個在等的人，他什麼都不用做，只要等就是了。所以，

等是又被動又主動的。它什麼都沒做，但什麼也都做了。亦即，在等的過程中每一件需要的事，都做了。我們有許多多的禱告，都未印上這個戳記——「等」。

我們毋須只停在英文的這個字「等」的意義上，讓我們來思想一下希伯來文的意思，（有好幾個希伯來字被翻譯為英文Wait「等」）這個字。

在詩篇六十二篇一節：「我的心專等候神，」「等」這個字的希伯來字，其意為：「肅靜地等，安靜，沉寂。」在詩篇四十六篇第十節，有另一個希伯來字——「你們要休息（等），要知道我是神，」它的意思是：「沉下去，鬆弛，放手，什麼都不做，安靜。」由這些字被使用的經文裡，都可以找出這些字的定義。

有一節很有趣、頗具啟發性的經文，是在撒母耳記上十五章，當掃羅王正喋喋不休地向撒母耳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順服上帝把所有的牲畜殺死。他一再，再而三地細數著他的理由。

「撒母耳對掃羅說，你住口吧（Stay），等我將耶和華昨夜向我所說的話告訴你……」（16）

Stay 這個字的希伯來文字，是我們要討論的最後一個字，它的意思是「安靜！」「安靜下來！掃羅！你講得太多了！讓我們來聽上帝要說什麼！」

難道你不認為這正是我們在與主相交的時刻，在禱告的生活裡，太經常所表現出的光景嗎？統統都是我們在講。我們的天性就是很急切地要找話來表達己意，以致神無法向我們說話了。

在士師記裡我們讀到一則有關「基甸和以法蓮人」的故事。以法蓮人怒火中燒因為基甸與米甸人打仗的時候，沒有知會他們趕去幫助，以致讓他們僅得著小部份勝利的榮耀。基甸的回答非常中肯、有智慧，平息了以法蓮人。「他們的怒氣就消了。」（士八3）。這裡有一個相同的希伯來字與詩篇四十六篇第十節裡的一樣——「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他們天然的感覺消退，逝去而且平靜了。

安靜的祈禱

然而，你會問道：這一切又跟禱告有什麼關係呢？人只有當他的心——他的魂生命，他這個人的行動與作為，他的人格——都被帶入安息之中以後，他與神之間的禱告，才能達到極致。

我們注意到：第一個所討論的希伯來字有安靜，靜候的意思。所以，基本上這種等候神的禱告是一種安靜的禱告；亦即，外面是安靜的，雖然這人的裡面是豐滿地被神佔有著。然而，你是否經常發現：每當關起門來要禱告的時候，你的心卻是如此的紛亂，就是無法安靜下來？當我們經常經年累月地居於紛亂中，我們就會發現無法照我們所應該地那樣去親近耶穌。我們需要學習等候。我們如何才能認識上帝，在祂的裡面有永生？詩篇作者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詩四十六10）。可是叫肉體靜默是何等的難啊！使我們魂間翻騰的波浪平靜下來是何等的難！只有主耶穌才能。需要祂大能的膀臂才能引介我們進入這種「安靜地等候神」。

遍及寰宇的宣道會是源自於宣信博士的生命與職事。他個人那巨大的職事，以及宣教的成功，可回溯於以下他所敘述的經歷：

「二十年前，有位朋友把一本小書交在我手中，它成為我生命當中的一個轉捩點。書名是「真實的平安」，是一個古老的中古世紀的信息。它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神一直在我這個人裡面最深的地方等著要和我說話，只要我肯夠靜止地來聽到祂的聲音。

我以為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就開始來安靜。豈知我才這麼做，不久，一大堆雜亂的聲音就衝往我的耳朵。成千的喧囂之聲來自裡面和外面，直到我什麼都聽不到，只聽到它們的吵雜和嘮叨。那其中有的是我自己的疑問，有的是我自己的掛慮，有的是那試探人的建議和來自世界的騷擾。似乎在以前都沒有像現在這樣，有那麼多的事要去說，要去想的。我被拉扯往各個方向，都遇見吵雜的喧鬧和無法言喻的不安。似乎我有必要去傾聽其中的某些並回覆它們；然而上帝說：「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接著來的就是思想中的衝突，為著明日的職務和牽掛。然而神說：「要休息。」當我靜默，慢慢地學習去順從，向每一個聲音關上我的耳朵，我發現不久之後，當其他的聲音都停下來，（或者說，當我停止去聽，去注意它們），就有一個平靜，微小的聲音在我這個人的最深處裡開始以無法言喻的溫柔、權能和安慰來說話。當我傾聽，它對我變成禱告的聲音，智慧的聲音，職責的聲音，而我不需那麼用力地

去思想。那在我心裡「寧靜、微小之聲」的聖靈之音，就是神在我隱密的魂中禱告，是神對我所有問題的回答，是神為著我的魂與身體的生命和力量，且成為一切知識，一切禱告和一切祝福的實質；是永生神親自成為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

如果我們經常都在高速火車上，只花十分鐘就解決了午餐，我們的生命一定無法強壯和新鮮。我們必須要有與至高者在一起安靜的時光，隱密的地方，等候主的時間，使我們從新得力，學習如何像鷹一樣地展翅上騰，然後回來奔跑就不困倦，行走便不疲乏。

有關這種靜止最好的一點就是：它給神一個工作的機會。「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祂的工一樣。」當我們歇了自己的工，神就做工在我們裡面；當我們歇了自己的思想，神的思想就進入我們裡面；當我們停止自己不安息的行動，「上帝（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譯者註：此段係腓二13採恢復版譯文較和合本更清楚）而我們不過就是讓它做成。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接受祂的寧靜；讓我們住在「至高者隱密處裡」；讓我們進入神和祂永恆的安息裡面；讓我們平靜其他的聲音，然後，我們就能聽到「安靜、微小的聲音」。

接著就會有另一種的寧靜——讓神為我們做工，而我們「一直持守住自己平安」之寧靜；歇了爭論、自我辯護和智慧及預先考量的手段，在祂自己不止息、信實的愛中，讓祂來處理和回答那無情的言辭與殘忍的打擊。多少次我們因著採用我們自己的理由和為著保護自己而出手，以致失去了神的參與。

全本聖經中再無一幅比這更崇高的景象，當沉默的救主，面對那群惡意毀謗祂的人們，竟一句也不回答。那些人是祂只要以神聖的權能一瞥，以一句嚴厲的斥責，就早已仆倒在祂腳前的。可是祂任他們窮凶極惡，而祂卻在神聖的權能中站立——神聖潔的羔羊。

神給我們這安靜的權能，這強有力地自我降服，這被征服的靈，是我們能「靠著愛我們的主，得勝有餘。」願我們的嗓子和我們的生命能說出，如同何烈山上「安靜、微小的聲音」，也如同「一個溫柔寧靜的聲音」。然後，當地上的火爆與爭鬥結束之後，人們就會記起那清晨的甘露，那柔和晨曦和陽光，那晚風，加略的羔羊，溫柔、聖潔的天堂之鴿。

禾場需要工人

佛尼·貝利

(G. Ferné Bailey)

進到禾場！趁你還有力量，辛勤勞苦，

進到禾場！趁著還有今日，努力工作；

汝等凡真心誠意者，以及許多的工人，

請聽此呼召聲音——，主有工作需你。

近來神的百姓正留意著耶穌對門徒所說：「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願主在古早就發出的懇請，能驅使我們克服一切障礙來禱告——不是一種輕鬆的禱告，而是那種真能催逼許多工人出來的禱告。

首先，我們的禱告應該去除偏見，不出於天然。耶穌沒有請他的門徒某人去某某地方。絕對沒有！他是看到神的國極需工人，並請他們為此禱告。讓我們接下這懇請，靠著聖靈為此禱告通。神也要作差派的工作，把人放在各個地方。神的安排超越一切人的安排。

其次，我們這樣禱告時，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嗎？我們是否也願意有分於其中？如果我們真的誠實，我們終究會發覺我們不能，也不敢這樣禱告，除非我們自己願意有分於此。我們是否可以毫無保留的禱告：「主啊！催逼工人出來！」——「主啊！催逼我出來！」

作主的工人不會讓你多幾分魅力。是否這正是神國缺少工人的原因？工人知道完成一件工作要耗費何等精力。疲乏的手、長繭的掌、流汗的眉，對他是司空見慣的。主的工人大部分不是白領階級。有不少人對勞工階級帶有些許輕視，有這樣想法的人實在應該羞愧。你找個人問問他對勞工的看法吧，你會很容易遇見激烈反應的。可是我們國家若是沒有勞工，會變成什麼光景？願莊稼的主使我們本著與勞工朋友相同的理念，來作這份與眾不同的工作。

保羅在這件事上很可以稱得上是個行家。在他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上說道：「未

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給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在他各階段的服事裡，他深知「格外勞苦」意味著什麼。

下面是他論到一些人時所說的：

提摩太：「與我同工的」，以巴弗提：「與我一同作工」，以巴弗：「竭力的為你們祈求（「竭力」原文可作「勞苦」）。」

他和提摩太提到有關牧會的教導時，說長老是「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在腓立比書中他說：「你這與我真實同負一軛的，要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與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馬太福音二十章說：「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作工：。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這比喻很生動地描繪出工人被差派的景況。它讓我們感受到工作亟待完成的迫切。「家主」不放過任何一個得著工人的機會。注意他一天五次，從早到晚，都出去招募工人。他沒有任何一刻閒著。他的問題直接而尖銳：「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他迫不急待要打發工人進入葡萄園。請注意他甚至捲入一場勞資糾紛。

從古到今，人性沒有太多改變，不是嗎？我們該問的是，花這些力氣，會得到什麼？我們不妨從這比喻裡尋找一些實際的教導。

要努力工作，不要閒著沒事。

要更關心勞苦的事。要關注「竭力的祈求」、「在福音上勞苦」、或「勞苦傳道教導人」過於關注你服事所得的酬勞。

要儆醒——「直到西初」。莊稼的主正要呼召工人進來慶祝收成的快樂。

朋友，讓我們放下成見來禱告。要願意讓自己因著這樣的禱告而有分於這樣的呼召。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從錫安直到地極（八）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十章 雨果·伍里胥 (Hugo A. Ulrich)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神召會的德語部慶祝其組織在密西根州的布里基門 (Bigman, Michigan) 成立六十週年；雖然其真正成立的日子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至二十四日之間。當時成立大會的邀請單是由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建立伯特利會幕又牧養這教會的雨果·伍里胥 (Hugo A. Ulrich) 所發出的。雨果牧師就身體和靈性而

言，都根源於錫安城。

雨果·伍里胥在一八七九年生於德國柏林，當他服義務役的年齡到了，收到入伍徵召，理所當然要接受身體檢查。結果他被拒絕了，因為醫生發現他有結核病；根據他的診斷，這可怕的疾病已經非常嚴重，年輕的雨果只有六個月的壽命了。所以他臉上帶著死亡的陰影回到家中。

在雨果一家所住同一棟建築物中，有一間房子，那兒每禮拜天下午有一小群人聚集，一同讀錫安城的週刊《醫治葉》(The Leaves of Healing)。這份刊物被暱稱為「小白鴿」，因為其封面有一隻口啣葉子的白鴿，以表徵生命樹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的真理。藉這一小群人，雨果一家得以聽見「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之信息，並且因此渴望看見祂醫治病人，如同祂當年在世上時所做的一般。盼望與信心進入他們裡頭，期待雨果能經歷神在他身上施行醫治的大能。

在《醫治葉》中還提到，如果有人送來一件他的衣服，接受抹油，並在信心中將這衣服放在他身上，他也能得著醫治（請參使徒行傳十九章十二節，那裡有這麼做的聖經例證）。他們照這建議來做，但在抹過油的衣服送回來之前，雨果已經因著信靠神的話得著完全的醫治。

現在雨果和他的家人成為陶威博士火熱的跟隨者，他們也積極地見證傳揚拯救、醫治、與聖潔生活的福音。顯然神的手放在這位年輕人身上，因為他開始被神使用來服事病人；不久他開始吸引那些負責錫安城在德國與瑞士之德語事工的傳道同工

的注意，所以當陶威博士在一九〇四年訪問蘇黎世時，就按立雨果·伍里胥進入服事當中。

這之後不久，帶著對錫安城事工滿腔的熱情與期望，他來到錫安城。在此他被聘用來將錫安城出版的文字譯成德文，並且加入教會的管弦樂隊，因為他是個傑出的小提琴手，在德國時也參加管弦樂隊。但他從德國來到錫安城時的達觀與喜樂，因著錫安城領袖的失敗，以及因此導致的財務與居民靈性的崩潰，都轉變為悲哀與傷痛了！

這些事件的結果，促使伍里胥先生遷去住在附近的芝加哥，受雇於西部電子公司 (Western Electric)，擔任製圖工程師。同時因著教會使他希望幻滅而灰心，他離開主不再參與任何宗教活動；本來是敬拜並參與許多事奉的禮拜天，現在卻在林肯公園及密西根湖沿岸找尋娛樂。

一九〇七年有一天，一位紳士邀請他去他所參加的一個禱告會，地點在北街佈道所 (North Avenue Mission)，由威廉·杜罕帶領。他拒絕了這項邀請，但在他的朋友堅持下，他在拒絕了好幾次後終於讓步了。他在那裡所見所聞都深深地感動了他的心，結果他開始規律地參加那兒的聚會，並帶著他的小提琴同去，為會眾演奏。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五旬節聖靈的祝福澆灌在錫安城的消息，許多他以前的同伴都領受了聖靈的浸。最後他去查訪並參加那些聚會，就在其中一次聚會中他親身領受了靈浸，正如他自己所敘述的，神的大能擊中他，「他看見新的亮光

和新的異象。」

這經驗的結果不但使他靈性低落的光景得著恢復，而且超過已往地領受了作見證的熱忱與能力。因著他能說流利的德語，在芝加哥與錫安城又認識許多德籍朋友，所以他開始向他們作見證。

這一切事發生的時候，伍里胥先生都住在芝加哥並在這兒工作；當然他非常投入那兒的福音事工，但週末他會到錫安城或密爾瓦基，去帶領小屋中的聚會，幫助那幾個城市中佔相當大比例的講德語的團體，使他們能得福音的好處。他在一九一〇年結婚，同年年底伍里胥夫婦就是在錫安城其中一個這樣的週末聚會中，聽說布魯克長老夫婦在該城一座大房子裡主持聚會。接待他們的人指出那些聚會是不同而且不尋常的，他的妻子回憶說：「那位朋友沒有用多少『花言巧語』就說動伍里胥先生跟著他去參加那天晚上的聚會。」

聚會在布魯克夫婦所住的房子舉行，聚會用的是地下樓，各個房間是相通的。伍里胥先生和他的朋友坐在傳道人們所在隔壁的房間，聚會確實跟他所習慣參加的聚會不同，其帶領是資格會風格的，傳道人只是在敬拜中坐在主面前等候祂，讓聖靈來感動他們，照聖靈所選擇的方式，去服事聖靈所要他們服事的人。伍里胥先生所習慣的聚會，其特徵是外在的喜樂興奮；但布魯克長老教導說：「歡喜快樂是不夠的，在基督徒生活中還有一些該學習的東西。」

伍里胥先生記述道：「我存著偏見，坐在那兒論斷。」當聚會進行時，布魯克師

母對她丈夫說：「在那房間主有一個工作要你去。」她所指的就是伍里胥先生所在的房間。伍里胥先生直覺地認為布魯克長老會走向他，果然他立即走到他身邊，按手在他身上，對他說他沒有走在神的旨意上，因為神已呼召他進入全職事奉，他最好順從神的呼召。

「我見過他，」伍里胥先生敘述這件事，畢竟布魯克長老是錫安城傑出的傳道人；「但他從未見過我，他不認識我也不會知道我的情況。我確實有事奉的呼召，但就天然而言我沒有這樣的才能，我沒有受過事奉主的裝備，但我身上確實有呼召，而我也已經放棄了，並回到世界上的工作中。」如今這藉著布魯克長老的來自自主的話鼓舞了他。

密爾瓦基是伍里胥先生感覺主要他搬去並事奉祂之處。伍里胥太太憶述說：「從那時起，他竭力要實現這呼召，最後他終於能除去一切障礙。」最主要的障礙乃是他們的生活將如何維持。「在那時代，所有的五旬節傳道人都不領薪水，而過信心的生活。」伍里胥先生有個很好的工作，放棄這樣的保障單單依靠主供應他們及他們的小男嬰的生活所需，是一個難以跨出的步伐。而且她提到：「在芝加哥的德國人中也有需要，所以我尚未被說服要去密爾瓦基。」但最後「主使我非常清楚這是祂神聖的旨意。神是何等良善何等忍耐地一路帶領祂所愛的孩子，直等我們明白並順服！」

一九一三年四月，伍里胥一家搬到密爾瓦基，七八兩月他們和弗克勒（Cyrus B.

Fockler）同工帶領帳棚聚會。弗克勒是錫安城的傳道人，已領受了靈浸，也已經在錫安城事奉。這些帳棚聚會還有新近從南非回來的約翰·雷克（參本書第三章）一同配搭，還有雷克斯·安德烈（Rex B. Andrews）以及喬治·費尼（George W. Finern）和其他幾位基督工人也來幫助。這些聚會被稱為「聯合帳棚聚會——五旬節的復興」，有英語和德語的聚會。

伍里胥弟兄和弗克勒弟兄通常會在下午去探訪人，邀請他們參加晚上的聚會；他們所探訪的人中有一位是愛麗絲·鮑巴哈（Alice Baumbach），她是一位虔誠多禱告之婦人的女兒，又是個優秀的鋼琴家，被許多講德語的人所認識。但她卻是癱瘓的，必須坐在輪椅上。弟兄們給她神的話，告訴她耶穌今天與祂在肉身時都是一樣的，所以祂要醫治她；然後他們問她是否相信當他們為她禱告時神會醫治她，她表示相信，她就這樣得了醫治。她父親是個酒鬼，對基督的事一點興趣也沒有；但當他那天下午從工作中回家，看見愛麗絲來迎接他時，他非常詫異，而且為他女兒能得痊癒表示感激。那天晚上愛麗絲在帳棚聚會裡彈琴！這件神蹟很快傳遍四方，結果很多尚未得救的人來了，並且得救了，帶來真實的復興。

這些聚會之後，伍里胥先生在托東尼街（Tautonia Avenue）租了一間店面來聚會，很快的這地方坐不下了，他們必須另租更大的地方；不久新地方又太小了，成長中的會眾在第十三街和哈曼街交口買下一棟教堂建築。這一切都是三年內發生的！

〔註一：就是在這裡，安娜·修德（Anna M. Schuette），被引進五旬節運動中。

她後來在維吉尼亞州的弗烈德立克斯堡 (Fredericksburg) 建立了弗烈德立克斯堡五旬節教會，又是紐約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五旬節教會的牧師之一」

〔註二：就是在這裡，建立紐約布魯克林立巨屋五旬節教會已故的吳漢斯牧師 (Hans R. Waldvogel)，曾在伍里胥牧師不在時替他講道。愛瑟兒·巴茨爾 (Ethel Patzer)，也就是現在擔任紐約布魯克林區康納西全備福音會堂助理牧師的伊玫·鮑爾斯師母 (Mrs. Ivan Bowers)，也是在此得救並被帶入五旬節經歷的。〕

伍里胥先生在芝加哥磐石教會一九一五年大會上作見證說：「在過去幾年，主作工賜福在我們密爾瓦基小小的事工中，並加上祂的印記。我們經常是流淚撒種，但主使我們在其中一些收成上有份。」

〔註：磐石教會是威廉·派柏所建立(參本書第六章與第七章)，伍里胥先生的見證取自一九一六年三月的《春雨福音雜誌》。〕

「最近有一位婦女來到我們的聚會，十七年前她在辛辛那提藉派柏弟兄夫婦的禱告得著醫治；她有癌症，醫生已經放棄治療，她曾動過兩三次手術，但傷口一直不癒合而演成癌症。她不是立刻得著醫治，有人告訴她要將生命中的事弄清楚了；於是她俯伏在地板上整整一個小時，當她站起來時，已有得著醫治的證據了。當她回到家，檢查傷口，發現有一塊新的皮遮蔽在傷口上，她得著完全的醫治。但後來她跟她丈夫又冷淡下來，因為他們不是很深地得救。」

「醫治並不拯救我們，除非我們更深追求。我們需要在生命中有謙卑，我們必須下來，並將自己獻給神。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魔鬼就來欺騙我們，我們就落回世界中了。」

「這個家庭從辛辛那提搬至密爾瓦基，但栽種在他們心中的種子並未失去。我們在城裡有帳棚聚會，有個主日這位婦人和她丈夫路過帳棚，她對她丈夫說：「我們進帳棚去看看，說不定會有些東西跟我們幾年前看過的一樣。」她到聚會中的第一個晚上，神的大能降在她身上，神也使她知道這跟幾年前她經歷神的觸摸時所參加的聚會是同一類的聚會。她的牧師嘗試使她不要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但沒有成功；她領受了聖靈的浸，但她丈夫不願意接受這項真理。」

「有一晚她踩到一根針，他們不敢碰那根針，怕它會斷掉而拿不出來。醫生來了，吩咐將她帶到他的辦公室，他嘗試用鉗子要將針夾出來，結果針斷了，一半留在骨頭上。醫生說要帶她到醫院去照X光，但這位姐妹說：「我無法這麼做，十七年前耶穌醫治了我的癌症，祂也能將這根針取出。我不去醫院，我即使用爬的也要去教會，他們在那裡為病人禱告。」

「前一晚我太太在夢中看見這位姐妹，神為著特別的服事預備我們，藉著夢和異象鼓勵我們，剛強我們的信心。所以在夢中一個婦人來到我太太那兒，她的手足斷了，肉垂掛著；我太太有信心她能得醫治，於是為她禱告，她也得了醫治。第二天晚上聚會時，這位姐妹拄著柺杖走進來，有別的姐妹扶著她；她走來坐在我太太旁邊，述說她遭遇的事，她們要我一起來禱告。」

「我必須承認我心中沒有覺得多少信心，我盼望有信心，但我心中論斷這位姐妹，因為她先去找醫生；當我們論斷時，我們不會有信心。神要醫治這位婦人，好鼓勵她和她丈夫。我禱告以後就回到講台，將她留在神手中。神的能力臨到她，她仆倒在地上，聚會滿了祝福，在十點半她爬起來倚在座位邊，我說：『史密斯姐妹，你感覺如何？』」

「她說：『疼痛都不見了，我覺得針在繃帶下面。』我摸了一下，發現針已經在外面了。她毫無疼痛地，在雨中走十條街回家。」

「第二天早上醫生來了，說：『怎麼樣，史密斯太太？你預備好去醫院了嗎？』她說她不去；醫生說：『但你必須去，否則你會有血毒。』然後她告訴他耶穌已經將針取出，他卻說那樣的神蹟不會發生在今天了。」

「有個天主教婦女，九吋長的傷口得了醫治。她曾動過兩次手術，他們想再給她動一次手術，將她的膀胱取出，因為他們說她的膀胱已經衰竭了。她是很嚴謹的天主教徒，願意為她的教會赴湯蹈火；但有一天她拿到我們的單張，神有辦法吸引人來，祂常使用醫治來吸引人。」

「她的鄰居有個婦人，有八個月之久肺部有病痛，以致於無法做家務事，但她得了醫治。她問這鄰居：『你發生了什麼事？你本來病得快死，現在卻能勞碌工作。醫生對你做了什麼？』」

「『我沒有找醫生，上個禮拜四我參加一個小聚會，他們為病人禱告，耶穌將我的疼痛拿走了，我得著完全的醫治。』然後遞給她一張單張。」

當這位天主教姐妹讀這單張時，她心中充滿喜樂，知道她有希望得著幫助了。她第一次去聚會時有點害怕，所以帶著她的狗一道去！她原已有的信仰那樣不實在，以致於她對什麼別的都沒有信心；她過來見我，說：『我必須離開我的教會嗎？我沒有辦法離開我的信仰。』我告訴她，如果她有正確的信仰，她就不須離開；而結果她的生命與神關係對了，她就不用怕要離開她的教會，她只須信靠神就好了。她心中那樣有信心，竟將她瞎了一隻眼睛的女兒帶來，而那個女孩第二天早上已經能將線穿過針孔了！在那以前，她那隻眼已經瞎了十一年，另一隻眼也逐漸失去視力，她無法看見五呎外的東西，而現在她能在任何距離內看清東西。」

「我們期待神蹟奇事嗎？除非我們謙卑下來，否則神蹟奇事不會使我們真實的悔改。它們可能會使我們有些醒覺，但醒覺只是引向悔改的第一步路。神使用神蹟奇事使人醒悟，然後如果他們謙卑下來，祂就拯救他們。」

在這同一篇見證裡，伍里胥先生宣稱：『我們有多少代禱，神就做多少工作在地上。能有屬靈的兒女生在世上，我們責無旁貸。如果你有代禱者，工作就會成功；如果代禱停了，工作也會停止！』

為了這目的，教會中的姐妹們每週四上午十時聚集，委身於禁食禱告直到下午二時；從下午二時到四時，伍里胥先生帶領神聖醫治的聚會。有許多病人來，而且得著醫治，因為他傳講神的話，從而在聽者心中創造了信心。如同這段時期教會其

他聚會一樣，這醫治的聚會也使用德語。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也就是美國向德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那個禮拜，星期四下午差十分兩點時，一位衣著講究、修飾齊整、蓄著長而光滑的黑髮、二十二歲的男子進到教堂，坐在後排的位子上，他手臂下有一卷紙使傳道人對他有些猜疑。那時反德情緒正在高漲，牧師懷疑他是市政廳派來的探子，要看他這位德國牧師會在聚會中講些什麼。

事實卻是那天上午這年輕男子的繼母告訴他，她認識的一位生病的婦女已經痊癒了；那位婦人說她參加一個教會的聚會，他們傳講耶穌基督是活的救主，今天仍醫治人，她因此得了醫治。這些話摸著這年輕男子的心，因為他有十七年之久患有骨結核病；醫生已經竭盡所能幫助他，包括動手術，但他一點也沒有好轉。他母親對他講的話給他帶來一線希望，他決定那天要到那所教會去。他是密爾瓦基最好的管弦樂團中的小提琴手，他那天稍後必須去參加一場練習，所以他去聚會時腋下夾著那天要用的樂譜。

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發現那座教堂比起他素常所去的雄偉華麗的教堂，顯得很簡陋；但當他看見那些人跪在那兒懇切地求告神時，他對自己說：「那就是你應該禱告的樣式，如果你早如此，神就早已垂聽你的禱告了！」

伍里胥牧師很清楚地傳講「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為你受苦，親身背負你一切罪孽與疾病；如果你信靠祂，你此刻就可以得著拯救與醫治。」

這位到訪的年輕人後來回憶說：「這篇道是出於神的感動，而且是為我而講的。」所以當講道結束，伍里胥牧師問說：「今天在我們中間有沒有哪一位願意將他的生命交給耶穌基督？」時，這位訪問者舉起手來；而當傳道人繼續問：「這裡是否有人生病了，你盼望有人為你禱告，請到前面來。」時，這位訪問者立刻到前面去。他走近伍里胥牧師，盼望跟他自我介紹並說明自己的狀況，但牧師只是對他說：「跪在那兒！」並說，他先去為一些必須早點離開的女士禱告後，就會回到這兒來。

這年輕人後來作見證說：「當我的膝蓋觸及地板，聖靈就那麼強烈地降在我身上，那麼清楚地充滿我，那麼奇妙地搖動我，我身上每一個已經冷了四年之久的部分，都熱了起來，我開始在聖靈大能的運轉下流起汗來。我整個身體繼續搖動了半個小時，領受了基督醫治的功效。當主在我裡頭進行手術診療時，我的骨頭、我的骨髓、和我的肉都改變了。」

當伍里胥牧師回來要跟他說話時，這年輕人已經得救且已得著醫治！這年輕人就是萬約瑟（Joseph Wannemacher）。四年後他在密爾瓦基的匈牙利人中間開始了一項事工，後來工作繼續擴展，包括了英語聚會，並從其間在那區域又開拓了七所教會，超過五十位工人從其中出來事奉主。

萬約瑟得醫治後過了幾個月，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伯特利教會在一九一七年的勞動節辦了一次野餐，伍里胥夫婦邀了伊利諾州錫安城信心家庭的布魯克長老夫婦，以及其他傳道人一起參加。那天晚上他們在教堂有聚會，聚會進行時，一位姐

妹發出一段方言信息，並伴隨著一些特殊的彰顯（在會堂裡跑著說的——譯註）；之後一位弟兄很平淡地用德語繙方言，這位弟兄經常繙方言，但因著某些原因他的職事被人質疑。那天晚上在德語繙方言之後，一位信心家庭的傳道人羅炳森師母（Mrs. Martha W. Robinson），她不懂德語，但她起來用英語也講出繙方言的信息，而且伴隨著跟給方言信息的姐妹一般的特殊彰顯。令在場那些懂得兩種語言之人驚訝的是，英語與德語的繙譯是一樣的內容！這樣，那位德國弟兄以及羅炳森師母的職事都著印證了。

伍里胥牧師的兒子哥尼流回憶說：「許多時候，爹地在一整天將自己獻給眾人之後，非常的疲累。然後在凌晨兩三點，電話會響起來，有人要求禱告；他會說：『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用信心禱告半個小時，我會在這裡禱告。那時如果你沒有覺得好些，就再打電話給我，我會過去你那兒。』這就是他用信心來幫助人的方式，我經常聽見爹地在他房間為那些打電話來的人禱告，十次中有九次他們不會再打電話來，但下一個主日他們就會起來見證說，神的大能如何醫治了他們。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見這種情形。」這是因為伍里胥牧師強而有力地傳講神的道，在他的會眾裡面激發了信心，以致於許多人學會自己去觸摸神，而毋須要請別人禱告。

一九一五年伍里胥先生覺得神帶領他出版一份月刊《真道與見證》（Wort und Zeugnis），為要幫助說德語的人。《春雨福音雜誌》（The latter Rain Evangel）的編輯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出刊的雜誌上寫道：「它的內容包括寶貴的教訓，而且就我們

目前所知，是美國本土唯一的德文五旬節刊物。」伍里胥先生在密爾瓦基服事期間，繼續主編並發行這份刊物，共約三十五年，每月平均約發行三千份。海外也有人訂閱，編者那麼為人所知，以致一封只寫著「美國伍里胥先生」的信也安全送達！這項事工後來擴展成「真道與見證出版社」（Word & Witnessing Publishing House），其介紹如下：「以英文和德文印行，基督徒文學刊物」。這出版社也發行「福音主日學出版社」所發行的季刊之德語版，伍里胥先生多年負責這項繙譯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伍里胥先生加入一群對俄羅斯與東歐國家有負擔的傳道人中間，他們一起創立了「俄羅斯與東歐差會」。伍里胥弟兄在這項事工中非常活躍，在傳福音給世界這一區域的職事上佔有一席之地。

一九二二年，伍里胥牧師發出一封邀請函給美國境內，講德語的各個五旬節教會牧師，邀請他們來參加在賓州新堡（New Castle, Pennsylvania）舉行的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是他們同意組織成神召會的德語分支，伍里胥弟兄被選為秘書。他在一九二九年被選為監督，並擔任這項職務直到一九三三年。

這些活動使伍里胥牧師必須離開他自己的教會相當長的時間，開始時他邀請一些弟兄在他不在時站講台，但後來他意識到他毋須從外得幫助，藉著會眾的幫助，他的妻子就足夠在他出外時應付教會的事奉。

在那些年中教會繼續增長，直到哈曼街的教堂顯得太小了。他們買下第十八街與布朗街交界的地，蓋了一座很好的教堂建築，並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舉行獻堂禮

拜。伍里胥先生在此繼續忠心事奉，滿帶神的賜福。

這個教會最早期的會友包括希爾達·威根涅特 (Hilda Wagenknecht)，那時她才十六歲，就在教會中很火熱地參與事奉，後來有一段時間她成了牧師的秘書。由於她有到印度宣教的呼召，遂進入聖經學校，然後前往她蒙召事奉之地。她在印度的貝蒂亞 (Betiah) 建立了一所女子學校，這學校一再增長。她從海外宣教禾場退休後，在本國參與許多活躍的事奉，下面我們引用一些她的話：

「伍里胥弟兄擁有深刻的靈命，為神真理的道站住，使神百姓的信仰建立了穩固的根基。他是一位禱告巨匠，也擁有偉大的傳福音恩賜，將福音帶給群眾。每週舉行兩次街頭聚會，以接觸那些在需要中的人群。他對年輕人特別有很大的愛與關懷，他是一位真實的牧師，羊群的牧人，他從不吝惜自己。他也是一位對海外宣教學工有深刻信念的人。」

除了希爾達·威根涅特小姐之外，大約有十位弟兄姐妹從這裡出去，成為長期或短期的宣教士。其中包括愛娜·威根涅特 (Edna Wagenknecht)，她有三十年之久在印度勞苦事奉；還有茱麗絲·里斯克 (Julius Rieske)，她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四〇年在波蘭宣教；還有三位在中美洲的宏都拉斯 (Honduras) 宣教。藉著克利斯曼太太 (Mrs. A. Krisman) 在南斯拉夫的服事，有二十二個男人悔改得救並服事主。另有約二十位在美國本土服事，除了本文已提到的外，還有路易士·德萊威茨 (Louis Drewitz)、基·茄勒 (G. F. Zeller) 和他第一任妻子、威廉·慕勒 (William Mueller) 夫婦、以及

賴茵荷·沙尼克 (Reinhold Scharnick) 夫婦，他們與伍里胥夫婦一同在伯特利教會事奉。

現在擔任紐約布魯克林區康納西全備福音會堂助理牧師的伊玟·鮑爾斯師母 (Mrs. Ivan Bowers)，是另一位曾在伍里胥弟兄的教會受造就的傳道人，她這樣敘述道：

「他是一位殷勤有效率的傳道人，有時會顯得很嚴厲，但他非常照顧羊群。當我那時尚未得救的兄弟參加了一次聚會後，問道：『誰把我的事告訴了那位講員？』當然沒有人這麼做，是主使他這麼說的。我的兄弟不久就悔改得救了。伍里胥牧師能自由讓聖靈帶領，顯明了他帶領的聚會其實是聖靈的聚會。」

一九五〇年當伍里胥牧師七十一歲時，他的兒子為了預備他父親退休後的生活，在伊利諾州的錫安城為他預備了一個家，那是他靈性啟蒙之處，如今仍有許多朋友在那兒。後來他和妻子在一九五二年時前往居住，但伍里胥弟兄繼續在禮拜天開車到密爾瓦基去服事，直到他於一九五六年六月退休為止。

伍里胥師母對本書作者說：「伍里胥先生在密爾瓦基牧養教會時，遇見過許多許多的試煉，但在他的職事中看見神的賜福，並且帶出一些紮實的工人前往禾場服事，一切傷痛都是值得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這位耶穌基督的好戰士進入他的主永恆的喜樂中，就是他一生忠心事奉的主。五年後，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一日，他一同事奉的伙伴（他的妻子）加入了那榮耀天城的行列。

祂正在期待著你，
你的生命、金錢和禱告；

有朝一日將會宣布

當你讓祂擁有全部

為回應祂的呼召；

或是祂將在那一日

即便令你悲傷仍須說，

「我已經期待過你，

但你背棄了我」——

那將怎麼樣呢？

祂正在期待著你——

喔，這奇妙與恩惠

來仰望基督的榮面

並且不感到羞愧；

因你已交出祂所要求的

並已擺上你的所有

為了祂的緣故——在祂的呼召下。

祂已經期待過你，

並且你沒有背棄祂

那又將如何呢？